



阿克薩柯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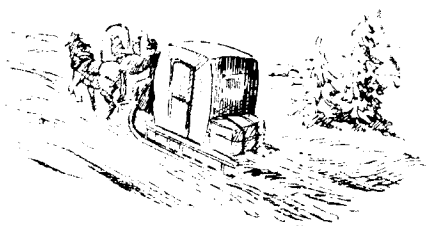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

新文藝出版社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

[俄] 阿克薩柯夫著

湯 眞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С. Т. Аксаков
Детские Годы Багрова-внука

本書据 Oxford University 版 J. D. Duff
譯本 Years of Childhood(1923) 譯出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

〔俄〕阿克薩柯夫著

湯 眞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406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0 插頁 11 字數 238,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1,000 定價(6) 1.20 元

CAF50/07



作者画像

致 讀 者

正如好意的讀者諸君知道的，我根据巴格罗夫先生一家的故事写成了家庭紀事的断片。在該書第五个断片、亦即最后一个断片的結尾里，我和我描写的一些人物告别后，没想到將來还会有一天再来談到他們。然而人的想法往往是錯誤的：斯捷潘·米哈依洛維奇·巴格罗夫的孙子向我非常詳尽地叙述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經歷；我尽可能准确地記錄了他对我講的話；因为这些叙述可以作为幸运地引起讀者們注意的家庭紀事的接續部分，同时提供了一个孩子的相当完备的故事，以及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的生活，和在每天的新印象的影响下逐漸形成的儿童世界，所以我决定把我記錄的這些故事刊印出来。为了尽可能地表达出口头叙述的那种生动情景起見，我在書中处处用了講故事的人的直接口吻說話。紀事的旧有人物又登上了舞台，而老人們，即祖父和祖母，在這本續集中，有了一個归宿……現在我謹把我的巴格罗夫一家寄托給讀者們的善意的关注。

塞·阿克薩柯夫

序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完全信賴我所記得的一切？如果我的确記得那些发生过的事件，那么，这不仅可以称为童年时代的回忆录，而且甚至可以說是幼年时代的回忆录了。自然，事情的联接和前后的层次，我已經記不清楚；不过很多事情，直到現在，回想起来还非常鮮明生动，宛如昨天发生的一般。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对我周圍的人說，我記得別人怎样把我从保姆手里夺过去……大家听了都笑笑，硬說我把从母亲或保姆那儿听来的事，当作了亲眼目睹的情景。我竭力爭辯，有时还举出一些那时候別人不可能講給我听、只有我和我的保姆或母亲才能知道的事情来証明。他們一打听，結果往往发现事实果然如此；那些事是誰也不可能講給我听的。不过，实际上呢，我自以为是亲眼看見过的事，我并没有全部見過；即使那些証据有时候本身也都証明：很多事情我只能是听人家說，而不可能是自己看到的。

所以，在叙述那个所謂我的童年的沒有記載的时代的故事时，我仅仅挑选了我所确信不疑的一些事实。

內 容 提 要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被認為俄罗斯文学中描写童年的出色的艺术作品。故事講的是作者自己八岁之前的历史,和他的地主家庭的日常生活。作者通过兒童的人生觀的三棱鏡來看生活,表現了一个孩子的天真純朴的本性,以及他跟周圍生活中的虛偽、不公道發生的种种冲突。書中不但对作者亲身接触到的一些真实的人物——富于感情的母亲、温和質朴的父亲、忠誠善良的仆人、阿諛諂媚的教員,以及空虚慵懶的地主亲友、阴險凶惡的管家等等,作了“完美的典型和性格”的刻划,同时写出了一幅关于專制和農奴制度,及流行于貴族階級中間的习俗的生动图画。

本書为阿克薩柯夫的三部曲之二。

統一書号：10078・1406

定价：1.20 元

目 次

致讀者	I
序	II

第一章 片断的回忆	1
第二章 連續的回忆	8
第三章 到巴拉希諾去的路上	15
第四章 巴拉希諾	28
第五章 从巴拉希諾到巴格罗伏去的路上	39
第六章 巴格罗伏	45
第七章 父亲和母亲走了,我們留在巴格罗伏	56
第八章 在烏发的一个冬季	70
第九章 塞尔盖耶夫卡	91
第十章 我們回到了烏发城里	112
第十一章 冬天到巴格罗伏去的路上	120
第十二章 巴格罗伏的冬天	123
第十三章 烏发	141
第十四章 我們搬到巴格罗伏去住	158
第十五章 楚拉苏伏	181
第十六章 从楚拉苏伏回到巴格罗伏	204
第十七章 在乡間的第一个春季	210
第十八章 夏天到楚拉苏伏去作客	252

第十九章	秋天回到巴格罗伏去.....	279
第二十章	祖母死后,我们住在巴格罗伏	288
附 注		309

第一章

片断的回忆

这一幅遥远的过去的图画，隔了六十年之久，有些地方已经大大地褪了色，但保存在这幅画面上的——也就是到现在还留在我记忆里的那些景物和形象当中，我首先记得的是：我的奶妈、我的妹妹和我的母亲；在当时，她们对我来说，并没有明确的意义，而只是一些没有名字的形象罢了。我的奶妈走到我跟前来，起初好象是一种神秘的、差不多是看不见的东西。我记得，夜里我不是躺在摇篮中，就是躺在母亲的臂弯里，只是一个劲地哭；我流着眼泪，叫啊嚷啊，重复着同样的字眼，呼喊什么人；这样就有人走进灯光朦胧的房间暗处，把我抱起来放在怀里，于是我的苦恼就过去了。后来，我记得，我的哭喊呼求总没有人来理睬，来的总是我母亲，她紧紧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支催眠曲，在房中踱来踱去，直到我睡着为止。我的奶妈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回忆里。她非常热爱我。她不是站在远处偷偷地从别人背后望着我，就是吻我的手和脸，在我旁边流泪。她是一个农民的妻子，住的地方离开我们有三十里^①；她往往在星期六晚上徒步从她的村上出发，星期天早晨赶到乌发；等她看到了我，休息上一会儿后，又徒步回她的卡西莫夫卡村去，及时赶上为她的东家干活。我记得有一次她还带来了我的那个奶姊，一个健康的、脸色红红的小姑娘，——这一趟她可能是乘車来的。

开始时，我爱我的妹妹，甚于我的一切玩具和我的母亲；由于这种爱，使我总是想看到她，觉得她很可怜：我常常想，她不要身上冷了吧，饿了吧，要吃点东西吧，总想把我吃的拿给她吃，把我穿的让她给她穿，当然，大人不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就哭了。

我的母亲经常和我在一起，我的种种回忆都跟我母亲有关。她的形象成了我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她的形象在我幼年时代的一些片断的画面上，就显得不突出了，虽然她总是画面中的一部分。

接着是一大段空白，那是描绘我的过去的图画中的阴暗的部分、或者褪了色的地方；当我的记忆又恢复的时候，我已生病了，这场病一直害了十八个多月，我记得的不是患病初期的情景，也不是渐渐复原的末期的事：我只记得我是那么羸弱无力，奄奄一息，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有一次，一天大清早，我醒了过来，或者说，我有了知觉，认不出我当时是躺在什么地方。一切都很陌生：高高的大房间，厚厚的光秃的新桦树板壁，散发着强烈的树脂气。太阳——显然是夏天的太阳——刚刚上升，从张在我头上的一顶薄薄的帽子的右边的窗上照射进来，把对面的墙壁映得通明。我母亲不安地躺在我旁边，没有靠枕头，也没脱掉衣服。甚至现在，我眼前似乎仍然出现着披散在她苍白而瘦削的脸上的一头黑发。我是在前一天给带到这个离烏发十里地的茹波夫卡村来的。这一次旅行，以及因车子驶动而来的甜睡，显然使我精神好了一点，因此我满意而好奇地从帽子里对周围的新事物看了好几分钟。我还不大懂事，没有让可怜的母亲再睡一下，推着她喊道：“太阳多好啊！气味好闻极了！”我的母亲一跳而起，一上来给吓住了；但是她听到

① 指俄里(Верста)，下同。一俄里等于1.067公里。

我說話的声气很有力，看見我的臉色也很好時，她這才放了心，而且很高興了。她那樣地愛撫我，用愛稱喊着我，快活得哭了起來！這種情景是无法用言語形容的。張在我上面的帳子給除下了；我要求吃點東西，於是吃的東西就拿來了，而且还給了我半杯陳萊茵白葡萄酒，據說這種酒對我的身體復原起了很大的作用。酒是從一只頸子細長、瓶底平闊、樣子很滑稽的酒瓶里倒出來的；這種瓶子我後來始終沒看見過。然後我很順利地向母親討了幾小塊在牆上和窗框上隨處粘着的椴樹脂膠，把它熔解成一條條膠水，讓它一面流着一面漸漸冷卻和干了，象小冰柱似的掛在空中，那種樣兒真象冬天常見的冰柱呵。我頂歡喜聞樹脂的氣息，這種樹脂有時候是常常拿來熏我們的育兒室用的。我聞着這種香噴噴的一滴滴的透明的樹脂，愛不釋手地玩弄着；它們在我的手里熔解了，粘在我的細長的手指上；於是母親就為我洗手，再揩乾淨，而我也就開始打瞌睡了。一些看得見的事物在我眼前迷糊了起來：我想，我們現在是乘坐在馬車里吧；他們又拿藥給我吃了，我不肯吃；在我身旁的並不是我母親，而是我的保姆阿格莎，或者是我的奶媽……至於我是怎麼睡着的，以及後來發生了什麼事，這我完全記不起了。

我記得自己老是坐在一輛馬車里；車子並不是經常在駛動的，而且並沒有經常套上馬匹。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身上穿得暖暖的，坐在我母親或保姆的手臂上，我們坐的那輛車就停在車間里，或者有時候給拉到了院子里。我一再用微弱的聲音嗚嗚地哭喊着說：“湯呀，湯呀；”我生病時並不是完全不想吃東西，而且往往給病恹的飢餓折磨得難熬，可是每次我喝湯時却都只喝一點點。他們告訴我，說我一到車上，就會不再大哭大叫，往往要安靜得多。我相信，開始時醫生一定把我的病醫錯了；他們老是叫我服藥，服得我的消化器官完全衰退了，差點兒一命嗚呼。我覺得，母親的過

爲忧虑，以及治疗方法的不断变换，也许正是造成我这种險境的原因。

有时候我迷迷糊糊地躺在那儿，又象睡着，又象昏暈，脉搏差不多已停止了跳动，呼吸是那么羸弱，因此他們拿了一面鏡子放在我的嘴唇边，探测我是不是还有活气；不过那时候在我周圍的人怎样对待我和說的什么話，我却記得很清楚，他們都認爲我已再也沒法看見和听見，并且不知道我自己已在一点点逼近死亡。一些医生和周圍的人，早已断定我要死了，医生們是根据毫无疑义的症狀判断的，別的人是根据毫无疑义的症兆判断的；但是以我的情况來說，這兩方面的人显然是錯誤的。我母亲的痛苦簡直无法形容；不过她始終很热心，很鎮靜，沒有放弃挽救孩子的希望。我听見契普魯諾夫太太，她的远亲和好朋友，不止一次地对她說：“苏菲亞·尼柯拉耶芙娜，亲爱的，別再折磨你的孩子了；医生和牧师不是已經告訴过你，說他这条命是保不住了！順从上帝的意志吧；把这孩子放到圣象下面去，点上一支蠟燭，讓他的无辜的灵魂平平安安地离开他的肉体吧。你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徒然使他难受和痛苦罢了。”但是母亲一听到这种話，总是很生气：她回答說，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她就一定要竭力救我。于是她又把我这奄奄一息的身体放在一种使人强壯的液体里洗澡，或者在我的嘴里灌下萊茵白葡萄酒或鷄汁湯，或者整整一个鐘头地用手摩擦我的背脊和胸口：如果这样还不起作用的話，她就用自己的呼吸呵进我的肺部——而我呢，就会深深叹一口气，开始比較有力地呼吸起来，然后就好象苏醒了；我又有了知覺，开始吃东西和說話，甚至于有一段时期覺得好了点。这种情况不只一次。我甚至对放在旁边小桌子上的一些玩具也发生兴趣了；当然，我一直睡在搖籃里，因为当时我簡直連手指头也不能动弹一下。不过最使我高兴的，是把我

的小妹妹帶到我的身边来的时候，他們允許我吻她，摸摸她的头；然后她的保姆就抱着她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而我就一个劲地看着这孩子，指着我一件一件的玩具，叫他們把它們送給我的妹妹。

我母亲发觉到，活动活动对我似乎很有好处，她就經常帶我乘了馬車出門去，或者上烏发附近的她的兄弟們的庄园，或者到我們的朋友們家里去。有一次我們走得很远，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我父亲也和我們一起去。記得天时还很早，是在清晨的时候，我們走到半路上，我感到不舒服起来，越来越疲倦，結果不得不在路上停下来；他們把我搬下馬車，在一条林中馬道的树蔭下高高的野草上鋪好了床毯；我在那儿睡了下来，差不多要断气了。在我周圍发生的事情，我全看見和了解。我听見父亲在眼泪汪汪地想法劝慰着絕望的母亲，她是那样热誠地禱告着，双手向天空举得高高的。一切我都看見，一切我都聽見，清清楚楚的，但就是說不出一个字音，甚至連动也不能动一动，——当我突然似乎苏醒过来时，我覺得比平常好了点，有力气了点。森林、树蔭、花朵和芬香的空气，使我大为高兴，我要求不要把我再搬动了；而我們也就真的在那儿一直耽到了傍晚。几匹馬解下了馬具，放在我身旁啃草；我感到非常开心。近旁什么地方发现了有一道泉水，我听到他們正在談論它；一个火堆燃了起来，茶也煮来喝了，这时他們給我喝了兌着討厭的甘菊的萊茵白葡萄酒。接着中飯燒好了，等大家吃了后，就都躺下来休息；連我母亲也睡了一大觉。我没有睡，只感到精神异常好，而且心里有一种滿足和平靜之感；或者不如說，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只覺得很快活。一直到黃昏时分，他們才不顧我的請求和眼泪，把我放进了馬車，然后駛了很短一段路，来到了路旁一个韃靼人的村庄上，我們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仍旧感觉到比平常舒暢和有精神。當我們回到城里时，我母亲看出我已經有了起色；她回想到，我已經有一个星期沒有吃平常吃的葯水和葯粉

啦；这样，在向上帝祈禱了之后，她决定不再去請教城里的医生們，而由她亲自照蒲昌的家庭医学的指示来为我治病。結果我的身体一刻比一刻好，不到几个月工夫，我差不多已經复原了。但是从那次林中空地上的野餐到我真正复原为止，这一段时间，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完全是一块空白。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是記得很清楚的，——这件事，他們向我保証說，是在我复原期間发生的。

当我开始复原的时候，我看到一切痛苦的事情就会起一种憐憫感，这种情感后来漸漸变得病态而过分了。使我这样感觉到的第一个对象，是我的小妹妹：每次一看见她流泪或者听见她哭叫，我自己就会立刻哭起来；那时候她的身体也很不好。起初，我母亲把这孩子放在另一个房間里；但是当我注意到这一点时（据他們后来告訴我說），我是那样激动和苦惱，以致他們連忙又把那孩子帶了回来。我复原得很慢，过了很長一段时期我才能够走路：我整天躺在我的有欄杆的小床上，我的妹妹留在我床边，我給她看些图画，或者拿各种不同的玩具引她开心。我們的玩具是挺簡單的：几块光滑的小积木和几段木棍，这些东西我們都私下給它們取了名字。我用这些木料造起一座城堡，我的小伙伴老是用她的小手一揮，把它搗个粉碎来取乐。后来我开始在四周爬来爬去，也能在朝花园的那扇窗前坐一坐了。各种各样的鳥，甚至于麻雀，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使我看了非常高兴。我的母亲，除了交际、家务之外，其余的时间全都和我耽在一起。这时她立刻給我搞来了一只鳥籠，和一对温馴的鴿子，到夜里这对鴿子就放在我的小床下面。据他們告訴我說，我是那样地迷恋这对小宝贝，那副高兴的样儿，使別人看了不得不为之感动。有一次我坐在窗前（从那时起，我的清晰的記憶力恢复了），听到花园里响起了一声很奇怪而又很可憐的叫喊，我的母亲也听到了；我要求派个人去看一看是誰在哭——“准是什么人受伤啦！”——她就差了一个女仆去，几分鐘后，她双手捧着一

只还闭着眼的小狗回来了。它浑身颤抖，四条弯腿趑趄趑趄地走着，一边向四面伸探着头，呜呜哀叫。我对这条小狗是非常怜悯，我用我的衣服把它包裹了起来。我母亲设法拿来了一茶碟热牛奶，经过多次试验之后，才算教得它俯着瞎脸蛋舐了起来。从那时起，这条小狗就和我形影不离，经常一连几个钟头耽在一起了；一天喂它几次，成了我主要的娱乐。它给取名为“苏尔卡”，后来变成了一只看家狗似的小畜牲。它和我们一起过了十六年，当然，不是住在屋里，是住在院子里，它始终特别欢喜我和我的母亲。

我的复原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这一点即使医生们也都承认。我母亲认为，这件事，第一，是上帝的大慈大悲，第二，得归功于蒲昌的家庭医学。蒲昌被称为我的保护人，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要我在朝晚祷告时向上帝祈祷，让他的灵魂安息。后来，她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张蒲昌的版画象；象的下面印有四行诗，由什么人把它从法文译成了俄文，用秀丽的笔迹誊写在纸上，粘在法文诗的上端。但是，说到这件事，遗憾的是，那几句诗我早已忘记了。

在我看来，我的复原，除了我上面说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没有这一点是一切都没有办法的）以外，主要是在于我母亲日以继夜的看护，不倦的照顾，说不尽的谨慎小心，以及旅行，也就是说，移动和空气。下面就是她细心看护的一个实例：尽管我们经常手头不宽裕，用一个戈比也得反复考虑，她却经常通过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我想，他是雷依斯林医生吧，——到五百里外的喀山去为我买莱茵白葡萄酒；这种酒的价钱当时非常贵，而我一天要饮上好几次，虽然每次只饮一点点。还有，当时烏发城里还没有叫做“法国面包”的这种白面包卷出售，因此，每当一星期一次的驛邮来到时，驛差就为我们从喀山带三个白面包卷来，为此而给驛差的报酬总